

激情岁月

Qing Sui Yue

谈歌 著

◆ 一方水土丛书

YI
FANG
SHUI
TU
CONG
SHU

插图本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激情岁月

谈歌 著

◆ 一方水土丛书

JI QING
SUI
YUE
YI
FANG
SHUI
TU
CONG
SHU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激情岁月/谈歌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02
(一方水土)
ISBN 7-80673-239-X

I. 激… II. 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7877 号

一方水土丛书

激情岁月

谈歌 著

策 划:谭 湘
责任编辑:李 爽
美术编辑:赵小明

装帧设计:蓝海洋设计工作室
内文插图:魏清河
责任校对:齐 欣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网址:<http://www.hspul.com> E-mail:hswwybs@heinfo.net

印 刷:河北新华印刷一厂(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2.875 印张 299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
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5000 定价:22.00 元
ISBN 7-80673-239-X/1·144



目 录

第一章	(1)
第二章	(88)
第三章	(203)
第四章	(302)

第一章

1

雪终于还是落下来了。被西北风挟裹着，一点儿情面不讲地铺天盖地而来。

从前天晚上天气预报过后，李亚的心就悬了起来，预报中即将到达的寒流已经提前让他感到了寒冷，他不知道，宏光厂今年过冬的煤钱应该着落在谁身上。

李亚心烦气躁地推开窗子，让冷硬的风夹着雪花扑在他的脸上。窗外已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他隐约听见离他办公室最近的碱蚀机车间传来电锯呜呜的吼声，不由心里一热。已经是十一月底了，今年的冬天寒流来势凶猛，到现在还没有供暖，这些工人们一句怨言也没有，朝手上呵一口气就继续干活了。

宏光厂曾经辉煌过。那时在平阳市穿着宏光的厂服招摇过市，是会吸引住无数羡慕的目光的。在平阳这个印制板之乡，宏光厂一直稳稳占据着印制板行业老大的位置。甚至可以说，正是宏光厂的崛起，才带动了平阳市的印制板行业，成就了一

个印制板之乡。但时过境迁，现在全国的印制板行业都不景气，市场趋于饱和，宏光厂这一年多来已经陷入了维持阶段。零星的活也有一些，但对于这么个大厂，等于杯水车薪。工人们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，现在又没钱买煤，不能供暖。李亚长叹一声，关上窗子，转身去了播音室。

低音喇叭噗噗地响了两声之后，厂党委书记李亚的声音传了出来：同志们，天冷了，手容易僵，干活的时候要注意安全。到现在还没有供暖，对不起大家了，请大家再坚持几天，厂里一定尽快解决。李亚的声音有些沉重。

“操，还得坚持几天呀，再坚持就出人命了。”碱蚀机车间的大冯停下手里的活梗着脖子听了一会儿，嘴里嘟囔着，把双手来回搓了搓，又低下头去干活了。

“叨叨什么，干活！”车间主任陈芳似笑非笑地站在他身后。

陈芳是宏光厂惟一的一个女车间主任，泼辣能干，人也漂亮，任是什么生驹子野马，在她手下都服服帖帖的。

李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恨恨地拿起电话，要通了明星设备厂。明星厂是宏光的分厂，还是前任厂长李卫东在任时候成立起来的，厂长就是李卫东的侄子李斌。明星厂的成立完全是宏光厂提供的设备和技术，还拿走了一百万做流动资金。名义上是借，但五年了，李斌绝口不提还钱的事。李厂长在任自然无人敢问，李厂长退休两年了，财务处长齐业群在厂领导的授意下几次三番催讨，李斌不是说没钱，就是说再等等，一直拖到了现在。眼见得全厂职工都在挨着冻干活，李亚忍无可忍，亲自出马了。

对方是个温柔甜脆的女声：“您找李厂长啊？请问您是哪里？”

李亚知道李斌这小子给宏光厂的许多人吃过闭门羹了，就多了个心眼儿：“我是印制板厂，想进几台设备，李厂长在不在啊？”

一会儿，李斌拿起了电话：“喂，谁呀？”

“李斌呀，我是李亚。天冷了，你那里开始供暖了吗？”

“李厂长呀，你好你好。多谢您的关心啊，我这儿早就供暖了。”

“是吗？可是我们这儿的好几千工人还冻着呢。”李亚的声音严厉起来。

“呵呵，我对我的阶级弟兄寄予深刻同情。”李斌打着哈哈。

“李斌，你给我句痛快话，你那一百万到底什么时候还？”

“哎哟我的李厂长，你们大厂都没钱，我这小厂哪里有钱啊。”李斌开始耍赖了。

“少跟我废话，你们的底细我清楚，三天之内，你要不把钱给我送过来，自然有人找你去要。告诉你，厚黑公司都是我的哥们儿。”

李斌当然知道厚黑公司的名头，这是本市号称专帮人解决疑难问题的一家公司，损招怪招不断。李斌做出无可奈何的口气：“好吧，你让我想想办法。”

李亚扔下电话，觉得左胸口又有点疼。这阵不知道怎么了，胸口常疼，一疼起来就觉得胸口堵得慌，人也觉得没劲。办公室主任任盈几次劝他去看看，他嘴上哼哈答应着，但厂里这一摊子烂事成了拴狗的链子，让他哪儿也去不了。这几天厂长杨帆总跟局长马振东顶牛，局党委书记老周还批评李亚没原则，李亚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原则了。厂里的年终订货会也早该开了，可就是没钱，开个订货会往少里说也得好几十万

呢。李亚想着，就觉得胸口又一阵犯堵。

李亚的妻子死了好几年了。妻子生前是宏光厂的会计，就为这个，李亚从部队转业回来，稀里糊涂地进了宏光厂。可谁知道原来红红火火的宏光厂成了现在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。

李亚揉揉胸口站起来，想活动活动，办公室主任任盈推门进来了。任盈见到李亚，劈口就问：“李书记，你听说杨厂长辞职的事了吗？”

李亚吓了一跳。他知道任盈平常不爱传闲话，这事肯定是有准的了。他忙问：“你听谁讲的？”

任盈道：“昨天晚上周书记给我打电话说的。”

李亚一听，感觉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。他盯着任盈，有些发怔。他对任盈这个人印象挺好，任盈文字水平高，为人也谦和，人又长得漂亮，都传说现在局里的周书记看上了她，有事没事总爱找任盈。李亚想，如果是周书记跟任盈说的这件事，怕就是真的了。

任盈见他发愣，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，换了表情道：“老李，你瘦了。”

李亚见到任盈复杂的目光，脸上微微一红，没话找话道：“任盈，你不是说要去海南看孩子嘛，什么时候走啊？”

任盈又是忧郁地叹了口气：“还没说准呢。再说吧，孩子今年考中学，正在复习，我也怕耽误他学习。”说着眼睛就红了。

任盈的爱人原来是市委办公厅的，前几年下海，到海南办了公司，听说发了财，后来就在海南找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，上个月跟任盈离了婚，还把孩子也带走了。

李亚看任盈如一枝带雨梨花，心中升腾起无限的怜爱，他放柔了声调道：“你还是去一趟吧，孩子也想你了。不行你也

调过去算了。”说完了李亚又后悔，觉得自己话说的有点不合适了。

任盈从刚才的情绪里走出来，不在意地笑笑：“我现在天天盼着咱们的换代产品呢。数控热风整平机要是成了，咱们厂就有救了。”

李亚摇头苦笑了：“是啊，这都成了咱们全厂的心病了，难啊。真的。”他看看任盈，心里说，数控热风整平机还说不定成不成呢。

任盈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走了出去。李亚站在窗口，看着任盈苗条的背影，婀娜的步态，愣愣地出神。他愿意跟任盈在一起，又怕跟任盈在一起。他不傻，任盈的意思他都明白，他也是真喜欢任盈，可他不能没有自知之明。自己家里一摊子烂事，真娶了任盈，就对不住她了。

李亚回到桌前坐下，抽了支烟，思绪又回到了杨帆身上。他知道杨帆迟早有这么一天，可没想到这么快。杨帆为热风整平机的事，一直跟局里顶牛，局里也对杨帆一直挺烦的。杨帆早就嚷嚷不干了。李亚知道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副厂长孟成功和局长马振东是同学，经常到马振东那里去打小报告，弄得杨帆总挨批，在局领导眼里形象极为恶劣，挺被动。李亚在里边和了几回稀泥，也没用。杨帆脾气太倔，厂里几个副厂长都跟他闹不来。孟成功又是主管生产的副厂长，不服他，有时就当面吵。李亚心里清楚，孟成功是想扶正。这事还好得了吗？

电话铃急急地响起来。李亚抓起电话，是财务处打来的，说到九天公司要账，还是要不回来。李亚说下来再说，就放下电话生闷气。九天公司是宏光的老客户，后来不知道怎么搞得让顺清县的一家印制板设备厂给拉走了，这还不算，欠着宏光厂的七十多万块钱也赖着不给。厂里已经找了好几趟了。现在

厂里最愁的就是钱，马上就要开订货会了，可是账面上连一分钱还没有，厂里还指望这笔钱要回来就开订货会呢。

正想着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，销售处长江南征苦着一张脸走进来，他一把抹去脸上雪花化的水珠，问道：“李书记，订货会还开不开了？”

李亚示意他坐下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开肯定是要开的，可当下上哪儿抓钱去？”

江南征气呼呼地说：“那是你们厂领导的事，我只管订合同。不开订货会，我拿什么订合同？会期已经一拖再拖了。再不开，明年的合同泡了汤，厂子就更没指望了。”

李亚突然觉得一阵疲倦，他对江南征挥了挥手，说道：“我尽快给你答复，你先去吧。”

李亚呆呆地坐在沙发上。他觉得很累。他已经当了两届书记，上一届厂长老李光发了两年大话，什么正经事也没干出来，退休后跑到海南做生意去了。杨帆是个干事的人，一上台就和总工陈西培研制数控热风整平机，在印制板设备市场低迷的情况下，热风整平机是宏光厂惟一的指望了。数控热风整平机在国内同行业中是领先技术，只要设备能上马，订单肯定会滚滚而来，拯救企业于危难中。眼看着已经有眉目了，就是缺钱，差临门一脚了。杨帆总嚷嚷着要外出考察一下市场，可局里就是不同意。李亚和杨帆心里都明白，孟成功在其中没起什么好作用，他在局里散布杨帆是想借公款出国，局里虽然似信非信，但正好乐得一分钱也不投。想从银行贷款，更是没有指望，银行从来就是嫌贫爱富的。杨帆早就有点灰心了。有一次他对李亚说，老李呀，我真不想干了。李亚说别呀，厂子还指着你和你的新产品呢。杨帆就苦笑，说我感觉自己成了个在舞台上跳来跳去的拙劣的小丑，累得要死，观众也不买账。李

亚说谁说不买账，宏光厂的职工都信服你呀。杨帆继续苦笑，说你别给我开心了，我还不知道？有人背后捅刀子，有人冷眼旁观。你说我图什么？新产品都开发出来了，不让去考察市场，我是为我自己吗？杨帆有点激动了，杨帆说老李啊，我刚刚四十二岁啊，就这样在宏光厂不死不活地泡下去了？李亚当时也感觉到悲凉，但觉得杨帆也就是发发牢骚，谁想到他真的了。

李亚真有点恨自己了。当初不该脑袋一热，当什么书记。今年的订货会马上就得开了，可是现在厂里的账面上，一个毛毛也没有了。都说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亲生儿子，可到了这时候，就好像是后娘生的一样，没人疼没人管的。厂长杨帆要走了，这个烂摊子就都扔给他一个人了。

李亚就觉得腮帮子一鼓一鼓的，好像有人在里边挖沟。他牙疼了好几天了，上火。他吸了一口凉气，捂着腮帮子，站起身想去杨帆的办公室看看。一推门，杨帆不在，桌上有一杯开水，还冒着热气，好像杨帆没有走远。李亚刚刚要出来，总工陈西培黄着一张脸进来了。

陈西培看到李亚，愣了一下，皱眉问：“李书记，老杨真的不干了？”

李亚也一愣：“你也知道了？”

陈西培叹道：“他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没头没脑地说了两句，就放下了。我再打，就没人接了。我忙着过来看看。”

李亚骂：“我也是刚听说。这老杨，就不能让让步吗？现在厂子都这样了，还闹什么个人意气啊？对了，你好点了吗？这几天忙得团团转，也没顾上去看你。”

李亚盯着瘦瘦的陈西培。陈西培病了快一个月了，总是闹肚子疼。卫生所现在穷得什么药也没有了，就有止疼片，卫生

所长老胡就发止痛片，不管谁看病，都给止痛片。职工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“胡止痛”。陈西培也不去医院看，疼得紧了就吃“胡止痛”给的止痛片。李亚好几次劝陈西培去住院，陈西培也不去，说没钱。

陈西培心不在焉地说：“我没事。”他看看杨帆乱乱乎乎的办公桌，疑心地问：“他去哪了？”

李亚摇头：“我也正找他呢。”说完，就转身出来。

陈西培迟疑了一下，追出来喊住李亚：“李书记。”

李亚回过头：“有事？”

陈西培刚刚要说什么，见副厂长孟成功走过来，就说：“没事。”就忙着转身走了。

李亚被弄得愣住了。刚刚想喊住陈西培，孟成功走过来说：“李书记，局里来电话，下午来咱厂开班子的会。”

李亚问：“什么内容？”他盯着孟成功那张瘦脸。他总觉得孟成功心思用得太多，总也胖不起来。

孟成功摇头：“电话里没说。”

李亚苦笑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孟成功下楼去了。李亚再回头找陈西培，陈西培已经没影了。他想陈西培一定又去碱蚀机车间看他的新产品进度了，也就去了碱蚀机车间，他想刚刚陈西培一定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。

李亚觉得陈西培这人挺怪的。今年四十五岁了，可一直没找对象。陈西培人不古板，也风趣，追他的人不少，可他硬是没结婚。陈西培初中毕业就到了宏光厂，“文革”中受他父亲的牵连，很小的年纪就挨整了。“文革”后他考了大学，后来读了研究生，毕业后又回到宏光厂。有人传说他在大学搞对象失恋过，就对女人失去兴趣了。李亚不相信，他觉得陈西培不

像是那种不开通的人。可陈西培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女朋友，真是一个谜。

李亚刚刚走到碱蚀机车间的道上，就被正推着一车料的碱蚀机车间书记董庆祥截住了。

董庆祥看见李亚，就放下一车料，一脸凄然地说：“李书记，我的事厂里研究了吗？”

董庆祥今年五十五岁了，按照厂里改革办法，今年年底就得提前退休。但是董庆祥搬出《劳动法》找厂里，说我不岁数为什么切我？

董庆祥看看李亚，涨红着脸说：“李书记，我在厂里干了快一辈子了，厂里第一台设备，就是我和我师傅干出来的啊，那时市委领导亲自给我们戴大红花啊。现在我还没老呢，就不让我……”说着，就哽住了，眼泪淌了下来。李亚看着董庆祥，心里有些难受：“董师傅，您是咱们厂的劳动模范，当年为宏光印制板厂做出过突出的贡献的。您一向听从组织安排的，现在厂里改革需要，您就……”

董庆祥擦擦眼泪，打断李亚的话：“李书记，您什么也不要说了，我什么道理都明白的，我就是心里有些不痛快。话说完了也就完了。”

李亚艰难地笑笑：“这就对了嘛。家里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董庆祥干脆地摇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李亚问：“我听说你老伴身体不太好。”

董庆祥苦笑着说：“老毛病了。没事的。”就推起一车料，往车间走。

李亚跟着董庆祥，刚刚要进车间，办公室的秘书宋威追过来嚷：“李书记，一帮退休的在办公室等您呢。任主任怕您回办公室，让您先躲躲。”

李亚脖子一梗：“躲什么躲？躲了初一还能躲了十五？我就去。”他忙对董庆祥笑道：“董师傅，咱们回头再说。”就跟着宋威匆匆回了办公室。

李亚进了办公室，几个退休工人正在气冲冲等着他。李亚忙喊：“宋秘书，去搬几张椅子来，让几位老同志坐下。”

这些人嚷嚷着：“行了行了，李书记，我们就几句话。我们就是问问，为什么不给我们报药费，却给五车间的曲强报药费？”

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工人气得脸都白白的了，话也说不清楚：“李书记，那什么，那还叫卫生所呀，啊。卫生所为什么不给药，只给去疼片，那个胡所长的外号叫‘胡止疼’。那什么，啊。”

李亚听得乱七八糟的，后来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了。这些人是来告厂卫生所长老胡的。

李亚忙说：“大家别乱，一个一个说，好不好？你们让我听谁的？”

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站出来，说：“我说。咱厂里效益不好，卫生所没药，我们理解。可是为什么五车间的曲强能去大医院看病？医药费都报了一万多了。”

厂里的效益不好，厂里规定，工人有病只能在卫生所看。可是工人去卫生所看病，卫生所又不开药，就给止疼片。这些情况李亚都知道。但五车间曲强的事，李亚还是头一回听说。

另一个大嗓门的老头儿像吵架似的嚷嚷：“我们跟胡所长讲理，你猜他说啥？他说曲强是工伤，你们想去医院也工伤啊。你说这叫人说的话吗？”

李亚不由得窝火，就在心里恨恨地骂。脸上却堆着笑，说师傅们啊，我们下来一定好好调查，如果情况属实，一定严肃

认真地处理。

这些人还是不依不饶，骂骂叽叽地嚷起来：

“就是你们这些人把厂子给搞坏了。”

“你们就是一帮败家子。”

“再搞运动，非好好收拾你们不行了。”

“你们搞不好，就赶快下台，别占着茅房不拉屎啊。”

李亚一句话也不反驳，闷着头听。直到这些人骂得累了，悻悻地走了。

李亚陪着笑脸，把这些人送走，就关上门，只觉得一肚子火直往上拱，牙床子又在一涨一涨地疼。他咣地踹翻了椅子，气呼呼地抓起电话。

“卫生所吗？我是李亚，找胡所长。”

“胡所长，他，他出去了，您有什么事吗？”卫生所的人有点支吾。

“告诉他，我一会儿找他。”李亚扔了电话。

李亚正在生气，有人敲门。他弟弟李军苦着一张脸进来了。李亚心里一沉，知道家里又闹事了。他闭上眼睛，示意李军坐下，自己往椅子深处靠了靠。

他睁开眼，看着李军，不说话。

李军低下头：“哥，妈和小丽又打架了。”

李亚看着比自己高一头的弟弟，心里直叹气。他知道弟弟在弟妹面前直不起腰。弟妹姜小丽是个挺小气的女人，现在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，挣得多了些，就更牛哄哄的，弟弟在家就没有发言权了。本来李亚想让老娘跟着自己住，可老娘心疼李亚一个人带了孩子，就坚持跟着李军。姜小丽常常给老人脸子看，老娘就跟姜小丽吵，有时吵得一塌糊涂。

“又是怎么回事？”李亚疲倦地问。

“小事。早晨妈喝牛奶剩下半杯，妈要喂欢欢，小丽不让，嫌脏，就吵起来了。越吵越厉害，最后俩人动手了。小丽说有妈没她，有她没妈。”李军的声音越来越低。

李亚越听越火。欢欢是弟弟家养的一只小狗，人喝剩的牛奶，喂狗都不行?!他腾地站起来，手指李军：“你也太窝囊了，你把她给我赶出去!”

“哥……”李军看着哥哥，眼神哀哀地。

李亚一下就泄了气。他叹了口气：“好了，你也别愁了，今天中午我就把妈接过来。你常来看看就行了。妈老了，身体又不好。”说到这里，心里就酸酸的了。埋下头，一句话也不想再说了。

李军看着哥哥，感觉哥哥真是老了，刚刚四十三岁，头发却白了许多了，眼角堆起了层层皱纹。李军从兜里掏出一叠钱，放到桌上：“哥，我没出息，您别恨我。”

李亚一愣，笑道：“看你说的，这钱你带回去。”说着把钱硬塞回弟弟的兜里。李亚知道弟弟被姜小丽管得很紧，平常没有什么零用钱，这点钱还不知道他是怎么偷偷摸摸攒下来的呢。

李军看着哥哥，眼睛湿了。他叹口气，把钱装起，就告辞。李亚送他出来，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别愁眉苦脸的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唱的曲。别总跟小丽打架，她也不容易呢。”

李军站住：“哥，我也真是怕妈受不了，今天把妈的脸都抓破了。再住下去这要真出点事，我这当儿子的……”李军说不下去了。

李亚走过去拍了拍李军的肩膀，叹口气说：“好了，回去吧。”

任盈迎面走过来。她看到李军，笑着打了个招呼：“李军，